



辨疑錄

□ 13
3055
1

辨疑錄



口 13
3055
1-4
口 18
號 3055
卷 1

辨疑錄題辭

學不為則已為則當為聖賢之學
為聖賢之學則當讀聖賢之書聖
賢已徂言岐昔隱過高過監學不
復言先君子體沉潛之識奮獨白
之見一片婆心和盤托出雖微言

118

精義剖析無餘而初學晚進尚或
煩問因叙舊聞參以新得筆為
辨疑錄四卷以為答問之資焉

室永戊子之歲臘月

平安伊藤長胤撰



辨疑錄目錄

辨疑錄目錄

卷之一

命道億

卷之二

性教億

鬼神附

卷之三

論孟億

中庸附

卷之四

群經億



予草此書已過二十年近書房丐缺因芟其重
複汰其膚淺各從其類代以新得尚恐瑕額未
除致誤初進幸明者正焉

壬子七月

長胤又誌

卷之二
命道億
辨疑錄目錄

6.3.27.
島田藏書

辨疑錄卷之一

命道億

伊藤長胤 著

○原夫聖賢之道布在方策垂之萬世日星炳焉然
年代久遠風尚漸替故雖據聖賢之書以述聖賢之
言其脩為工夫不免於有所差迕聖賢之道者何也
彝倫而已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子思孟子之
所道而詩書易春秋論孟中庸所載者是也其大要
在脩己以安人周公而上實在其位以行其事其曰

克明峻德平章百姓者堯之德也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舜之德也禹湯文武周公亦紹述其事制禮樂敦教化正紀綱法度以治斯民聖人不作斯道寢微及其愈衰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孔子而下雖有其德而無其位徒託之空言而詔之後世然言其効則不異古先聖人之事則日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則日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世道日下邪說塞路揚墨之言盈于天下不唯其事業之不可得併與其道而亦不知之不以為于而

而不足行則自棄以為不能行斯道厄極矣孟子有憂之指示之人日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所為義也又日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蓋所以明仁義之道人之不可須臾離者而人性之善皆可能行之也孟子沒而其道不明火于秦黃老于漢自魏晉已還又有佛氏之說出於其間棄其彝倫廢其禮樂不治其士農工商之業不省其家國天下之事要除本耳目口鼻之欲以使一心常靈昭不昧不為物點染其說精微玄妙荒唐雄激而

其修行者離塵絕俗操心堅固非世之聲利紛華之所奪也較之世之記誦之學則似簡比之世之詞章之學則似實於是聰俊才辨之士悅其清高競而習之於理世安民之方雖不得不泯堯舜而學孔子然但以爲應務接人之粗迹而問其蘊奧則以爲在於彼自唐而宋於是爲甚雖有韓退之歐陽永叔之賢力闢其說而浸淫已久不能遽回天下之視聽既而周程張朱之五君子者出其考索之苦德行之實比彼二子愈精愈力世之學者始知聖人之道之必可

師而彼一氏之不足以學也天下靡然凡誦法孔氏者遵守其說莫之敢違其功固偉矣然因襲之久雖闢一氏之爲異端而不免於猶勦其說體用內外之辨立道器精粗之名分乃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此古今學問之大致然也苟徒誦習其說而不究源委之所自則孰知聖人之道不過日用彝倫之間隨事立教因入設科除是之外無復玄妙之可言也

○古之聖人甚重天道凡經國理民之務宮室器服之制以至言語動作之間必以天爲法焉稽書堯典

管命羲和掌四時曆象日月星辰在庶政之先其諭之最詳矣自是而後降自夏商以逮於周王者之所以事天者無所不至其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蓋平素兢兢業業唯曠天工而墜天命是惧子思稱夫子之德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蓋亦言夫子之祖述堯舜者也雖然聖人之所以事天豈不務人事而徒求之于冥莫之間矯誣褻慢如道家所為乎哉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下脩人事則可以上達天矣乃仁之至智之盡

子貢之所為不可得而聞者乃是也
 道在彛倫極其至則賢者猶難固非衆人之所可遽至而言其近則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不由焉則亦不能以自立於世此道之所以察乎上下也唯其不可知者天焉而已有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大乎有曰吾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所謂天者將何所驗而夫子信其見知懼其見厭耶亦唯仰觀蒼蒼乎上者知其有不可測度而畏敬奉承弗之敢違耳求之於心則天亦不外乎心矣求之於理則天亦不外

乎理矣此非聖人之所謂天也

○古書每言天道有以吉凶禍福言者有以陰陽往來言者有以自然而言者如曰天道福善禍淫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及子產所云天道遠人道邇等語皆自吉凶禍福而言詩書所言者皆是也唯易因陰陽消長之變示人事之吉凶悔吝故十翼中以二氣流行萬古不已者謂之天道配之地之剛柔人之仁義有曰一陰一陽謂之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自陰陽往來而言若夫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者借自然之天以稱聖人之德無所作爲對人而言孟子有天爵人爵之辨其意亦然

○古經或曰天道或曰天命言各有攸當非是別事亦不可混說就同中而稍異善人之必可得福不善人之必可得禍此天道必然之常猶人主之有賞罰威福之權以待天下之善惡也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及所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也皆就所定而言謂之天道及當日善人之得福不善人之得禍此天道之有徵乎

人者猶人主之有命命誥勅以是爵賞是人以是刑
罰是人以是職任是人而使行是事也如曰天命有
德天討有罪是也皆就所稟而言謂之天命詩書所
云皆是也若夫已雖無不善之招而非人力之所與
者亦推之于自然之天而謂之天命如堯舜之子不
肖伯牛之疾夫子哭顏子曰天喪我是也蓋天道有
常而命之所值或合或不合故孟子斷之曰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天道天命差別判然先儒皆斥之以
爲氣而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理之命則與其所

云天道者混合不別而兩名無益大抵命以所值而
言不可源稟受之初而求之也至於以陰陽流行之
理爲命則益遠矣

○身之壽夭貧富子孫之榮悴賢愚此四者皆命也
天下古今之人不問賢愚貴賤一齊賦畀互相乘除
有全得者矣有全不得者矣得乎此則失乎彼得乎
彼則失乎此倍蓰而無筭皆命之所值也雖聖人不
能兼得而全有之古今唯文王爲無憂尚不免於美
里之厄況其餘者乎而世之人欲我享其全而推其

偏與之于人非惑乎然人事未至則亦不可謂之命故君子平素脩身齊家凡百之事綜理無遺而運之亨屯各安所值謂之知命謂之安命

○知命即安命非一事也蓋知命則能安命不徒知也古者言之甚重而後世視之甚輕夫子所謂人不知而不愠者即其境界而中庸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易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皆聖人之事也在上聖人以仁及天下為極功在下聖人以安命為其至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夫子至五十乃曰知天命論語二十篇以此終篇孟子首篇亦以此為結其重之不亦可見乎後世講理之甚高以值時之不可為而不為出於不得已乃曰中人以上不消言命亦甚傷高而聖人言命之訓廢先子遺書悉之矣

○人不畏為善可與唐虞比隆矣不為惡國非其國矣殷周之際人畏於為善易為之作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東遷之後亂賊接踵人不畏為惡春秋為之作故曰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遠伯王之卷，懷甯武子之愚，中庸所謂默容皆畏為善者也。君子之處世，也不與命鬪，故有易君子之憂世，也不委於命，故有春秋。○系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云云。本義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其道也。陰之事也。又曰：未生人物已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已定為人為物。

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今詳朱子之意，所謂繼善成性者，於物之將生已生之際，其將生而未定謂之繼之者善，已生而成物謂之成之者性。故語類中引張忠定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本義解繼善成性義，蓋如此。愚則謂皆就人道為言。蓋一陰一陽天道之所以行，繼之者善，人道之所以繼天化育參贊裁制輔相皆其事也。繼之云猶善繼人之事，人之所以輔天也。非人性之善亦何以成之。善者非佗人道也。仁者見以為仁，智者見以為智。

百姓日用而不知莫往而非道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非指陰陽爲之道也陰陽往來萬古不已者乃是道朱子謂陰陽氣也其往來流行所以然者此道也太極圖解云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理氣之說也語類中只有一條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又曰只說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據此二條則似以陰陽往來爲道然本義圖解等書其定說

不可謂未定之見語類所言蓋其一時答問之間遣辭之稍緩焉耳此義也語孟字義亦詳矣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天地無心而成化其大不可量也又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言聖人有心而贊化其德不可窮也或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何謂也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莫不欲凡有生之倫蕃息滋養咸遂其生而恐其或有害之此所謂堯舜其猶病諸者而聖人之所爲憂也而大化之

流行也。一氣鼓動發育萬物，稍過其節，則有風雷霜
雹之變，有水旱疾疫之災，物微而不能與之尤，遂受
其害。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易之善言天
者也。後世五行災異拘忌之說，殆可廢矣。老子竊其
機曰：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則近乎謔。

○乾確然乎上，坤隤然乎下，品物流形，乎其閒，畢竟
不過一氣之往來屈伸耳。飛潛動植，洪纖高下，其倫
類之夥，固非數之所能載，而巧歷之所能筭也。悉皆
受其氣以生，而各有條理，人得之以爲人，而人不可

以爲物，物得之以爲物，而物不可以爲人，其形既異，
則其性隨異。故形既爲人，則其性亦人形；既爲物，則
其性亦物。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氣化相傳，亦各
有條理。人則生人，而人不生物；物則生物，而物不生。
入往者過而來者繼，謝者去而代者至。吾與萬物混
處乎乾坤之間，原之于其始，而吾祖之所由始，吾不
得而知之也。要之于其終，而吾後之所由終，吾亦不
得而知也。推之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人亦莫不然。推
之鳥獸艸木，而鳥獸艸木亦莫不然。極之于天地之

化而天地之化亦不知其所終始也

○道者百行之統名也達於天下準於萬世凡爲人者之所由爲而行者本自道路上立言先儒邵子既有其說語孟字義中亦詳述往來通行之義分而言之而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等目立焉言其常則唯聖人之道彝倫之實可以謂之道而異於此者不可以爲道然衆人之所共行至於異端邪說之悖技術藝業之瑣亦皆可以謂之道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是故耳

○聖人與人說道學者必要識道在何處盡一生精力卒不得其說畢竟不會聖人立言本旨焉耳聖人說道專在人事上爲言父焉而當慈子焉而當孝君焉而當使臣以禮臣焉而當事君以忠此卽是道著於事實而迹之可見者也聖人特品節詳明之以使其無過不及之差推之萬世而通行無弊故謂之天下之達道古今之通義是知道者標準之名人之所共由焉而履行者也曷有所執捉可究其何所在耶孝經說孝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

而民是則之。又左傳鄭子產說禮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孝也，禮也。民之所行而謂之天地之經，道之實體明矣。

○聖賢之道專就接入上立教，非徒守自己一身役了，也在下而事上在上而治下，中焉而與親戚鄉黨僚友互相往來周旋者皆是也。各因其事有恰好正當方法名之曰道。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中庸等目，則其分名也。當時孔門諸子之問夫子者，問所以處之之法也。夫子之告之者，告所以處之之法也。如懿子

武伯子游子夏問孝，齊景公葉公子張等問政，顏冉司馬宰我樊遲問仁，諸章可見矣。其他可類推也。

○仁義禮智者人事也，非心性之名也。專為接入之方，非守一己之法也。稽經書中，當初堯舜之時，命契敷教，告以五品之道，曰：親義別叙，信則固，全盡交入之道者也。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繼之，乃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忒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據此諸語，則所謂仁、義、禮、智及智、仁、勇者，皆自親親、長長之間推之，至其極，是知聖人之道，內外隱顯莫往而非，接入應物之實。曾子以忠、恕二字，明夫子一貫之旨，其亦瞭然矣。

○道之在天下，猶朝廷之法律播在天下也。方今之法，勸獎忠孝，禁遏奇袤，畫一大榜，揭諸通衢，遍滿六十六州，人皆凜遵而不違，生歿榮辱於其中，以終其身，豈有形象之可見，方所之可指哉？問其所出，則在乎君上；問其所付，則在乎刑書，而守之者，天下之人也。道之在天下，亦猶是聖人道之君上也。六經道之尺一也。萬世之人，孝弟忠信於其中，以立其身，故典謨訓誥，三代以上之道也；律令格式，三代以下之道也。時有古今治有隆汙，而其爲道則一爾。

○使道全具乎我心則專求之於吾心可矣何必師聖賢誦六經而夫子稱舜曰好問而好察邇言又曰信而好古者何也蓋我心之所知有限雖聖人亦不能兼得而全有之故博求之于人遠稽之于古懼其或有所遺而失乎一偏若夫唯任一心而不資衆智則各因其性之所近以爲道楊子以爲我爲中墨氏以兼愛爲中而不知其非中道可見道在天下而非一人之所能全得也唯聖人爲能會天下之善而得道之中正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人性之不齊昏明強弱千彙萬態雖天稟之美可以至道而其所行未必皆適中所謂道者中庸之極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夫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也若人各從其心之所欲以爲權衡則是無待乎教雖無聖人者人皆可以適道聖人何以不專言心而必言道耶

○凡言過不及者將以何爲準而謂之過不及耶蓋以道爲準而謂之過不及也若謂率人之本性卽道則假令有過不及將以何爲準而裁度之哉有過不

及者人性所稟之不齊人心所趨之不同有寡欲者
有多欲者有勇往者有退託者皆自以爲是而心亦
安之然道者天下之中庸也故聖人之教人以此爲
準以裁度其過不及而使協於中所以貴乎道也所
以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
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人之於道猶器之於繩墨也木性曲直不同故正
之以規矩準繩人性氣稟不齊故教之以仁義禮智
木唯其所生而不加櫟括則不能以成器人唯其所

生而不經教化則不能以爲人而孟子謂之性善者
以人之性善而可以行仁義猶木之脉理不拳曲者
可以受繩墨也若夫犬牛之無知不可施教猶木之
擁腫者不可受繩墨也此孟子之所以言性善也

○父子相親天性也聖人率其性而教之以父子之
道夫婦相愛天性也聖人率其性而教之以夫婦之
道以至夙興夜寐夏葛冬裘亦皆人性之所同然所
謂道云者則因其性之所欲以爲之制度品節故曰
率性謂之道若夫背父子之親割夫婦之愛以爲道

豈率性之道哉故又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入不可以爲道方子思之時道術爲天下裂人各道其道莫能相統一故欲證君子之道爲真箇正道而爲此言當時楊墨之名未著佛老之道未行蓋有索隱行怪眩鬻以爲道者故言之以明其趨向耳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一而巳地亦一而巳人則通盡天下之人而人之也非執自己一身而人之也執自己一身而人之則仁義之德似全於吾性舉盡天下

之人而人之則仁義之道乃在盡天下之人故仁義之道就接人應務上而立名若獨坐窮山自守一身則曷有仁義之可言

○德字與道字其義相近故智仁勇二者夫子以爲君子之道而中庸以爲天下之達德但道以所行而言德則以得之於已而利物益人爲言故中庸以五倫之交爲天下之達道則已與天下之人所共由而同行猶衆人之同遵大路而行也以智仁勇二者爲天下之達德則天下人人之所同行而各得猶衆人

之各衣其衣各食其食通之天下無復異術此道與德之辨也故仁義禮智謂之道亦可謂之德亦可就其所專而言耳夫子既曰志於道而又曰據於德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觀此等語可見矣

○凡經書言明德者皆言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猶大陽之中天照臨四方無所不明也觀大學曰明明德於天下可見矣自章句以虛靈不昧解之而遂以爲心之名古者稱善則曰良心曰本心曰仁義之心而未嘗有謂爲明德者也觀古經傳所稱易晉之大象

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其明德最可證也及詩曰吾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書文侯之命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春秋左氏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又八年晉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又七年孟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及書所謂帝光于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易乾文言所謂聖人作萬物覩皆此事也可見凡云明德者皆贊聖人之德云爾非指人心之

言也詩書易春秋傳所謂明德者既如此則大學當從其義

○理之爲言本起於治玉之名謂玉石之文理故凡事物之有條界路脉者總謂之理孟子說樂曰始條理終條理言八音之不相奪倫也易以地之理對天之文說言山川道路之各有疆界也綱常曰倫理肌膚曰腠理推之人事可否從違之間各有條理者亦名之曰理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及中庸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是也大要古者之書恒言禮義而

及理者甚罕不過上所舉三數言耳後世治經談道不言理則無以爲言此後世之學所以與古異而所云理者亦不同

○人聽說演史及忠臣義士捐軀報主等事婦人小子莫不灑淚忠良受誣枉害爲之扼腕此正是理義之悅我心處謂爲仁亦可但理義爲重故孟子云爾
○先儒有理氣之說又說事理說體用說道器所指稍不同有曰陰陽氣也其所以然則理也此理氣之說也在入則爲本然氣質之性有曰洒掃應對是事

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卽理理，卽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此事理之謂也。體用以言未發，已發可以說事理，可以說理氣在人心，則性情之謂也。然稽之古經，則所謂理義倫理，皆言人事之條理，非謂所以然之故也。至曰天理，則已覺傷高。至後世總凡所有天道性命道德仁義等數者，括之乎一箇理，則尤非古矣。

○宋諸儒先崇正斥異之功，凌躋前古而判聖人之道，與老佛之異，曰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吾不知其何謂也。紫之亂朱，莠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原之亂德，皆以其似而非也。故惡之使其如涇渭薰蕕，是非分明，奚懼其相殺待之辨別。聖人之道，敦彝倫而彼蔑之，聖人之道尚仁義重禮樂而彼薄之，棄之而其所謂虛無空寂之說，聖人之道本所無有，則何以驗其遠近，核其真偽哉。先儒蓋有理氣體用之說，而老佛氏亦有理事體用之言，其言曰事能顯理，用能彰體，又曰用不離體，體不離用，又曰理依事顯，事因理成，比楊墨申韓之屬徒，因治術誘人，亦甚精微動人。

故言之如此孰知聖人之教專在事上而無外事而別有可以爲道者故洒掃應對是其然不可別向其上面討所以然之理夫子之言曰吾無不行而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亦何有與一氏爭有無較虛實者而問其遠近離合哉

○堯舜之世命九官以分其職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垂爲其工益爲虞伯夷典三禮夔典樂龍作納言以御天下而萬世經濟之具備焉契之敷教則固所以明人倫而天常民彝之所由

以立其所以化民成俗美厥一身者則專在禮樂由是而天下以平兆民以寧後世稱其仁贊其聖而記其事迹奉而傳之以爲經蓋當時之所行有文斯有實有實斯有文禮樂兵刑之施莫往而非仁義之實故不待言仁義而仁義自行自是以還三代相沿以此撫其天下臨其萬民用之既久而敝於繁縟人唯知觀美文具以爲禮聲容節族以爲樂而不慈愛惻怛之心以將之則徒有其文而其實病焉豈翹遙樂慝禮之害正已哉周之末造是已聖人有憂之乃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孟子亦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蓋矯末流之弊而正其本以告之堯舜豈遺於仁義而孔孟乃畧於禮樂哉道非有二也乃時勢之變然也

○堯舜之道莫非仁也而四代之書不言仁至夫子專言仁而仁之爲道大矣博施而濟衆堯舜其猶病

諸此仁之至大而無外者也自是而下微子箕子比干之行不同而同得爲仁管仲霸者之臣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受其賜則亦可以爲仁矣言其情則巧言令色之致飾乎外不得爲仁而失諸正鵠反求其身之無虛假亦可以喻仁畢竟恩澤之及物雖有大小久近之筮皆可謂之仁而交人而無苟且欺慢之念則其事雖小亦謂之仁也左來右去無一之不出乎不忍入之心苟得其解奚假言詮不得其旨多辨益惑

○尋孔孟言仁之旨則孔子但言仁者如何智者如何或曰克己復禮爲仁未嘗言仁是何物是在何處至有子則曰孝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以孝弟爲仁之本也及孟子直說破曰仁者人之安宅也又曰仁者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而問其所本則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可見惻隱之心者人之所必有而仁則其擴充而大者也

○孟子列言仁義禮智以四端之心爲之本而語孟中或曰仁智或曰仁義或曰仁禮言各不同者何也曰仁智者就放德上言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聖又語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論語又連言仁智勇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亦然曰仁義者此二者相須爲持身之大綱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大路也又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曰仁禮者就接人上言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夫子言人而不仁如禮

何者言禮樂之不可不本夫仁也言克己復禮為仁者言禮之所以守夫仁也皆交入之道也

○仁義禮智相比為言始見於孟子蓋脩身之條目而非性具之定名也何者聖賢之教入猶良醫之製方劑以已疾有奇方有偶方有單方有複方增損加減隨宜消息以取其效其術不復一端稽諸六經有專言一事者如語孟中說仁說禮是也有兼言一事者如曰仁智曰仁義是也有合二事言者如曰智仁勇曰禮義信是也有併四事言者如曰仁義禮智曰

孝弟忠信是也有併五事言者如曰親義別叙信曰恭寬信敏惠是也有併六事言者如智仁信直勇剛曰智仁聖義忠和是也其他衆功錯舉以示修為之方載于易系戴記周官春秋內外傳者其言非一而仁義禮智四者則其最大而不可離者也故孟子之語人每日仁義而參之以禮智以四端之心為之本而或又繼之以樂古雖無其說推之天下萬世而莫之能違此其所以為達道也自漢以來加之以信名之曰性而配之五行則為人性所具之定數其然則

自天生蒸民之時凡爲人者之所必具而俱有何以古無其說而自夫子以降歷子思孟子至兩漢諸儒而其目始全哉而經傳之間亦何以增損出入其言非一而或配之他事以立言哉是知仁義禮智四者人道之大綱而非性具之定數也

○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又曰居安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玩此數語則仁義體段思過半矣蓋人平生處身不可不於仁

猶身之必居好宅也行事不可不於義猶足之必由康莊也故把以爲譬謂之安宅正路又嘗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亦言仁禮義也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曰安仁利仁亦當以此意看是知仁義者人事之實而不可以性情體用言也

○步行之行與躬行之行寄譯雖異而義無二音既借道路之名以爲道德之道遂移步行之行以爲躬行之行猶因居室之居而曰居仁轉履地之履而曰

履禮皆假借比況以明其事彝倫之道人人所遵行之路脉也而謂之行則凡爲人者不問賢愚貴賤一生之間自壯至老一日之中自晨至夕動靜云爲皆是也非是有一箇物事而謂之行也故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孟子亦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正爲是耳學者不察求遠求難不失拘泥則流于虛遠終身偃偃焉無知所之豈非所謂騎驢覓驢者乎

○仁義禮智等名本教法之名目或以叙聖賢之德

如古文書稱湯之德曰天錫王勇智大學列文王之止至善曰仁敬孝慈信子貢稱夫子之聖曰仁且智夫子舉子產有君子之道曰恭敬惠義皆歷舉其德行以立言也如曰智仁勇日文行忠信乃至興詩立禮成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等訓皆欲入之以此爲自而自修其身也而仁義禮智乃其最大者而百行莫不以此爲則焉要之皆著於人之行事而善之至也

○蓋人不可無智無智則不能以辨是非不可無仁

無仁則不能以接人不可無勇無勇則不能以有爲此智仁勇三者所以立也今人徒贊歎想像不肯用力以爲是聖人之德而非自己分上事殊不知言其至則聖人尚不能盡其極而體其全之憂故夫子以此三者爲君子之道而曰我無能焉而言其近則鄉黨自好者無此三者則不可以立于世故子思以爲天下之達德言凡爲人者之不可不通行也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然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則智亦有蔽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則仁

亦有蔽曰君子有勇而無義則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爲盜又曰惡勇而無禮者則勇亦有蔽智仁濟之以學而後能無蔽勇濟之以禮以義而後能無蔽聖人之道不拘一途相濟以爲用如此苟不然而徒專于一德則智仁勇大德尚不免有蔽況其他百行執一而廢百宜其爲賊道也

○凡聖賢之立教設科皆自人事上立名人不可無智慮亦不可不慈愛亦不可不勇健配此三者而曰智仁勇故夫子以爲君子之道而子思以爲天下之

達德既言于上矣其他教汰名目之起皆如此舜之命契曰親義別叙信孟子之說仁義禮智其義亦然至漢儒仁義禮智配之以信而象五行則以爲人之五性至宋儒以爲本然之性則亦以爲未發之理必從其言耶外五性而別有智仁勇之目最不可解木神則仁水神則智各有分屬加之以勇將何所取象除其二而加之一耶夫子亦說禮義信則亦可損五而三之耶皆可疑也蓋自古聖賢就百行中彼此錯舉以立人紀其名數品目隨時不同蓋親義別叙信

專就天下人倫上而言智仁勇則在一人上而言所以行五者也而孟子之言仁義禮智則泛說人道皆生民之大綱紀也若夫叙禮義信者則居上歸民之道各隨其宜參伍錯綜互不相襲而有以相濟其他或曰仁義禮樂或曰孝弟忠信或曰仁禮義貞皆可例推也

○仁義禮智信五者併言非古也孟子每言仁義禮智而未嘗加之以信也言仁義禮智始見于漢書董仲舒傳曰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

新吳錄 卷一
飭也對策之言也又揚雄法言修身篇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後世遂以配五行曰五常之有信猶五行之有土也五行非土不成四端無信不立而所謂信者亦不同後世看信字只如實字一般言仁義禮智實有其理聖賢說信只是言語行事不失其期之謂如曰言而信曰謹而信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類今人言無相違之意既曰仁義禮智則自是實德何復待著一信字而其道始實

○孟子開卷則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七篇之中橫說豎說無非敷演此義也其曰養浩然之氣曰夜氣皆然論養氣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蓋夫人平生所為無一事之不合於義則無羞愧畏屈之心何憚乎千萬人是之謂浩然之氣豈非動必由義之效驗乎又論夜氣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而繼之曰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蓋人日為不善則不唯晝間所為之足以梏亡仁義之心

雖夜間宴息之時亦不足以存仁義也蓋言夜氣之存仁義也非外仁義而徒存夜氣也多少明白

○不仁生於剛惡或生於薄要之皆出於唯知有己而不復管他人此克己所以為求仁之方也人唯知有己而不復管他人遂至於父子相殘兄弟相鬪君臣朋友之間相傾奪戕害此不仁之至也

○聖人之於天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然有本末輕重之差急其重而緩其輕今夫人與物並生于天地之中虎豹之暴鹿豕之頑螟蟻之害物鱗介之無

知聖人亦豈不欲各遂其生哉然較之人則輕而遠故其害人則阱之驅之其奪人之食則獵之捕之其可以養人則釣之網之此萬世不易之道也刑罰征討亦然荀子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者是也聖人之仁行之而無弊

○聖人之言萬世之準則也道一而已矣不可以有二也而玩其遺言或不相值子曰邦有道則不廢邦無道則免於刑戮中庸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可見無道之世當韜晦以免禍焉而比干之諫而死夫子

以爲仁者何哉又曰志士仁人殺身以成仁又曰見危授命可見危難之時當殞軀以全道焉而笙竇之難管仲不死子路子貢之徒疑其不仁而夫子仁之者何哉豈聖人之言千變萬化融活無方而一是之地將有在耶抑後之說者唯知其常而不知其變折辨詭辭以從其好皆得聖人之意耶將聖人道其常而人事之得失唯在其才德器識如何而出處進退之間不妨稍有出入耶將心乎誠矣出於其性則雖不必相合而不害於同爲道耶孟子於此等處常以

易地皆然斷之予竊推其意君子公仁惡乎成名生歿以之進退以之本之爲父爲君大之爲國家天下之人莫往而非仁也比干之諫而歿憂其君之無道而喪宗廟也非辭偷生之名而以歿塞責也管仲之不死悲其國之淪夷而民之陷於塗炭也非貪高國之位而忘君事讎也其迹雖異而原其本心則皆歸于仁也

○仁義之說屢屢辨于上矣大要接人之道而著於事爲者其說粲著乎方策本不須究其何所寓在亦

不可究其何所寓在但自秦漢已還禮文之縟記籍
之浩學者終身研磨有不能盡者而其或得焉者徒
誇其博鬪其靡以為學而不復問躬行如何有志之
士慨乎道之不在此且禪佛之徒離言語絕文字以
觀其孤明歷歷者或云本來面目或云無位真人儒
家欲其說求勝之乃云仁義非他乃方寸中所具之
實理於是仁義為心為性一世靡然歸嚮以為聖
人真訣而不知聖人之教即事即道別無玄解世之
欲學聖人之道者其言雖異莫不取證於六經語孟

六經語孟之旨既如彼則可捨是而他有所求乎哉

辨疑錄卷之一畢

辨疑錄

卷一

三

告告齋集

正隆
價金
一圓
五千錢
東京書肆
松山堂本店

辨異錄
卷一
三
保保齋集

高田
藏書

六國通商口岸
上海
天津
漢口
廣州
香港
北京
神戶
橫濱
青島
濟南
煙台
營口
長春
哈爾濱
滿洲里
海拉爾
庫倫
歸綏
張家口
包頭
西安
蘭州
西寧
成都
重慶
昆明
貴陽
梧州
柳州
南寧
海口
汕頭
廈門
福州
寧波
溫州
台州
紹興
嘉興
湖州
蘇州
無錫
常州
鎮江
揚州
南通
徐州
蚌埠
蕪湖
安慶
九江
南昌
長沙
衡陽
常德
重慶
成都
昆明
貴陽
梧州
柳州
南寧
海口
汕頭
廈門
福州
寧波
溫州
台州
紹興
嘉興
湖州
蘇州
無錫
常州
鎮江
揚州
南通
徐州
蚌埠
蕪湖
安慶
九江
南昌
長沙
衡陽
常德

